

幸得相逢 未嫁时

· 是今 · 著

百花之中，花期最晚的当属
梅花，也属它最清香。

你能等我吗？我给你的也许有些晚，
但一定最好，就像梅花。





幸
得
相
逢
未
嫁
时

·是今·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得相逢未嫁时/是今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0. 8

ISBN 978 - 7 - 5059 - 6836 -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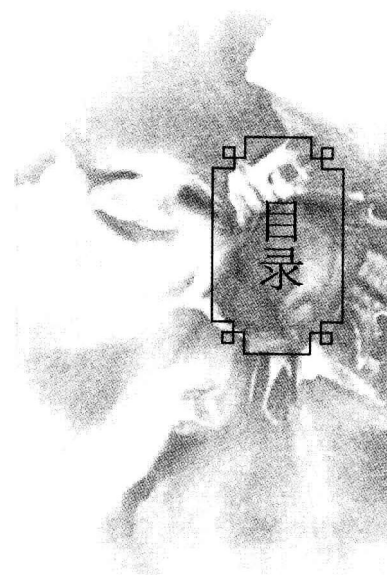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幸… II. ①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3224 号

书 名	幸得相逢未嫁时
作 者	是 今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 - 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苏 晶
责任印制	陈 晨 苏 晶
印 刷	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00 × 1000 1/16
印 张	20
版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059 - 6836 - 3
定 价	26.8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: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目录

楔子/1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拜师·初遇/2 |
| 第二章 | 丢钱·借钱/10 |
| 第三章 | 欺负·“报复”/18 |
| 第四章 | 情动·懵懂/30 |
| 第五章 | 非礼·妖孽/40 |
| 第六章 | 动心·接近/50 |
| 第七章 | 眉间·心上/60 |
| 第八章 | 赴京·同行/69 |
| 第九章 | 激流·暗涌/79 |
| 第十章 | 归山·重逢/88 |
| 第十一章 | 因祸·得福/96 |
| 第十二章 | 暂别·试情/105 |
| 第十三章 | 失约·约定/115 |
| 第十四章 | 遇刺·困情/126 |
| 第十五章 | 情结·谁解/137 |
- 



目录

第十六章	及笄·妙礼/148
第十七章	定亲·插曲/158
第十八章	霸道·表白/169
第十九章	威逼·送衣/179
第二十章	棋子·心防/190
第二十一章	兄弟·选择/201
第二十二章	雪夜·祭情/210
番外	谢聪·苏翩/218
第二十三章	贴心·安心/221
第二十四章	朱雀·职责/233
第二十五章	担当·“私奔”/244
第二十六章	分别·情浓/256
第二十七章	相思·仓澜/266
第二十八章	吃醋·圆满/276
第二十九章	意外·离去/285
第三十章	幸君·未嫁/301
第三十一章	花好·月圆/311

楔子

一个算命先生见到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儿，立刻如见天人，激动地扑了上去，“哎呀，小公子真是龙章凤姿，相貌不凡。老夫相面这么多年，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贵气天成的小娃娃。小公子，你的生辰八字是什么？”

粉妆玉琢的小男孩儿看了他一眼，扭头叫了一声，“娘。”

一个年轻女子站在小男孩儿的身后，嫣然含笑。她身姿婀娜，眉目如画，娉婷玉立在明艳的春光里，像是薄雨之后初绽的莲花。她突然敛了笑容，对那算命先生喝道：“回去告诉你家主人，他是我的儿子，别再费心思变着法儿地来打探他的生辰。”说着，拉起男孩儿就走。一朵绰约的莲花生生变成了呛人的朝天辣，辣椒末子扑了算命先生一脸。

“司恬，你一个人是怎么生出儿子的，我倒想知道。”

她像是被定住了一般，牵着孩子的手抖了起来。他，终于还是找来了。

第一章 拜师·初遇



三月春光如画笔，在兰周山的脚下勾勒出一片藤蔓需扶、蔷薇待架的良辰美景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可是，融融春光里，司恬却觉得有股凉气像条小蛇一样从脚底往上蹿。

兰周山陡峭险绝，极目远眺，重峦叠嶂，奇峰林立，袅袅云雾盘绕山峰，如飞天身着披帛。眼前的石阶更是凭空骤起，似一道天梯凌云而上，气势雄浑仿佛要直通云霄。石阶不知道有多少级，反正还没开始爬，就已经让人望而生畏，想要敬而远之。一直将脖子仰到底，才在云雾缥缈之际，隐约可见山顶上的一道石门。司恬仰着头长吸一口气，一咬牙抬起了步子。

最后的数级石阶，她手脚并用，爬得肝肠寸断、头晕目眩。爬上最后一级石阶，她已经全身瘫软，眼前一颗颗的金色星星在轻晃，她趴在地上喘息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。明艳的霞光穿透山顶的云雾，群山为靠，烘托着一座气势雄伟的山门，“七势门”三个狂草大字刻在山门之顶，力透苍穹。歇了半晌，觉得气息平缓了，她才整整衣服站了起来。一阵清风迎面拂来，吹起她的衣袖，她像一只展翅的飞鸟临风洗羽。

玄铁皮包着的门槛前，她略一犹豫，轻轻踏进了门槛之内。山门里凉风鼓袖，清气入怀，深广宽阔的庭院里耸立着巨大的松柏和菩提，枝叶葳蕤繁茂，一碧浓翠欲湿人衣。山风徐来，漾起松涛阵阵，令人心宁神安，自然生出一份灵逸静远。碌碌奔波，倦倦焦灼，她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宁静安然，如久经沙场之后释然卸甲，清风朗日一洗征尘。如果不是庭院里有人在轻声说话，她恍惚有种误入修仙之人的洞天福地之感。

庭院右侧的菩提树下放了一张竹藤椅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，英气俊朗如云海中的朝阳，跷着一条腿半躺着，样子桀骜不羁。他身边围了几个年轻的女子，

一派莺莺燕燕的春光，宛如红杏枝头春意闹。

“大哥，你就通融通融嘛，我们上来一趟好辛苦啊！”

“就是啊，大哥你心地最好了。”

他仿佛没听见身边娇柔的莺声燕语，眼皮也不抬，手里只管懒洋洋地把玩着一把寒光粼粼的匕首。匕首的刀刃如蝉之薄翼，晃动间挑起一线疏朗的光影，在他俊美的脸上瞬息一闪，如惊鸿照影。突然，他眉头一蹙，对其中一个女子笑了笑，然后附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，那女子听罢立刻脸色通红，站起身就走。余下的三个女子像是树上突然被惊飞的小鸟一般，扑腾一声散开了。他拿着匕首得意地抿唇一笑，笑容说不出的好看，像是雨过天晴后的明朗碧空。

他说了什么？她惊异地看着，好奇又钦佩，居然谈笑间，樯櫓灰飞烟灭。

身边一阵香风飘过，四个女子脸色绯红，从她身边匆匆而过。庭院里瞬间寂静下来，只剩下她。他抬眼打量着她，神情慵懒，漫不经心。如此放肆地坐在这里，一定是七势门的重要人物吧？她连忙对他微笑，一牵动唇角才发现又累又饿，唇瓣仿佛被糨糊粘住了一般，涩涩地僵着。

他挑了挑剑眉，下巴一扬，“你是谁？”

她连忙施礼道：“我叫司恬，是来拜师的，听说七势门要招徒。”

他眯着眼，胡乱打量了她两下，问道：“可粗通医理？”

她连忙点头，其实心里很忐忑，不知道这个“粗”，粗到何种程度可以接受。她其实也就简单地认识些药材，知道些大致的药性而已，就这么大着胆子来了。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好像不行吧？门主说，要一路走上这石阶，不曾歇息过的人才可以进去见他。我可是见你趴在地上喘了好半天才爬进来。”说着，他拿起匕首，漫不经心地削着指甲。

“趴”、“喘”、“爬”三个字，让她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以前家里的小狗“雪球”。她有点不好意思，没想到她在山门外的狼狈都被他收在眼里。可是，眼下她没工夫羞赧，她鼓起勇气道：“我歇息了半晌，是因为早上没吃饭。我身体很结实，请大哥给我一个机会试一试。”说着，她挺了挺腰身。

他抬起眼皮瞥了她的小身板一眼，不屑地垂了眼帘继续削指甲。显然，她那纤细柔弱如柳条般的腰身很没有说服力，和“结实”这个词的距离实在不是一般的遥远。

他手里的匕首的把柄上是七星映月的图案，七颗星星用宝石和翡翠镶嵌，而一轮圆月是用一整块上好的羊脂美玉做成。不管那匕首是否玄铁精钢所制，单就

那七星一月，已是价值不菲。

他举起手指，迎着日光看了看，仿佛很满意。阳光从他指缝间透过，他的手指修长刚劲，面朝她的这一面手心，指根和指肚上清晰可见深厚的老茧，和周围年轻细腻的肌肤形成巨大的反差，有一种刚柔并济的力道。

他将匕首随意往鹿皮靴子里一插，眯了眯眼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她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十……六。”

“十六？太大了。”

她连忙改口，“其实是十五，十六岁的生日还没过。”

隔壁的铁牛哥在铁匠铺子做学徒，他说收徒弟的都不喜欢要小童工，没力气，所以她特意虚报了一岁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他嫌大。

他皱了皱眉，又道：“十五也太大了。”

她连忙又改口，“我……我腊月十五才过生日，其实也算十四。”说完，她开始慌张了，他要是再嫌她大，她难道要说自己十三？可她十四岁都过了三个月了，十三岁，哪里说得出口！啊，光这么想一想，她都要脸红了。

他凛冽的眸光如匕首一般直射过来，直起身子猛地一喝：“到底十几？”他本就长得英气逼人，这么厉声一喝，更是霸气凶悍，像只凶猛的猎豹倏地一跃，从草丛里蹿了出来。

她缩了缩身子，怯怯地看着他，小声道：“十……十四。”

他哼了一声，“十四，太小了。”

她委屈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到底要多大的，十五、十六太大，十四又太小，敢情是存心刁难她么？她低声央求着，“大哥行行好，让我去见见门主吧。”

他摇摇头，“我是七势门的弟子，我这里你都通不过，还想去见门主么？门主就是让我在这里看着你们这些上山的人，上了台阶歇息过的人都不行。”

他是七势门的弟子？她忙恳求道：“师兄，能否请你通融一下，就当没看见？”

他一撩衣裳站起身，负手走了过来，举步间衣裾轻扬，沉稳洒脱。一袭青色的长衫上绣着云朵，人如山间一棵挺拔的良木，只是他眼中带着的傲气，让人觉得难以亲近。

他站在她面前，抱着胳膊看着她，她个子娇小，勉强到他肩头，所以他的目光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。她忐忑地等着他发发善心、通融通融。



他突然抿唇一笑，“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当没看见，领你去见门主。”

什么？她惊住了，转瞬间脸色通红、心跳如雷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他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非礼的要求！他却丝毫没有气短和羞惭，仿佛这要求天经地义、合情合理。一双漂亮的眸子带着玩世不恭和调谑，脸上居然还是一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表情。他个子很高，站在她面前，她本是仰着头的，此刻却低了下来，低到不能再低，耳朵都开始发烫了。

他一点也不意外她的反应，意兴阑珊，懒懒地打发她，“小丫头，回去吧。”

她眼看眼帘下的青色衣衫一动，忙抬头道：“我……我愿意。”他的要求让她意外、羞涩、尴尬，可是她已无路可退。

他眉梢一挑，停了步子，青色衣衫如风息树止。他回过了头来，挑衅似的轻轻一笑。她上前一步站在他的面前，他身上清新男子的气息如启封之酒迎风袭来，染了她面前的一方空气。她心里像有一只鼓在急切地敲着鼓点，鼓声急促到紊乱她的呼吸。他的眼神越发促狭而挑衅，分明在赌她不敢。

她一咬牙，踮起脚尖就亲了上去。可惜他太高，她豁了出去，只亲到了他的脖子。这样算不算？不过是蜻蜓点水的一触，她已经羞赧得眼前一黑。第一次亲一个男人，居然是这个情形。算了，就当是在亲小狗雪球吧。

他似乎怕痒，被她嘴唇一碰，立刻脖子一缩，退后了一步，然后用手摸了摸脖子，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她不敢看他的表情，只觉得自己的脸已经热得似乎要烧起来，心一直狂跳。如果真能进了七势门，这个师兄实在是很难相处。

随着他一直往庭院后走，一座一座的院落，一道一道的门槛，越往里走，庭院越发的幽深，唯有鸟鸣松涛的天籁之声点缀着空旷寂静。

跨进一道朱红色的大门，影壁后的庭院整洁素雅。东侧种了一片亭亭修竹，竹下闹着几蓬俏丽的迎春，瘦劲碧绿衬着柔媚鹅黄，说不出的清新灵动、雅致秀丽。正厅的门头上挂着一块黑漆金边的牌匾，上书行书二字“修庐”。他在东侧一间房前停了步子，抱着胳膊说道：“进去吧，门主在里面。”

司恬“嗯”了一声，稍稍安抚一下自己情不自禁的忐忑不安，轻轻走了进去。

房间很大，摆设古色古香，似乎能闻见沉淀的岁月气息。每一件东西都是不动声色的华贵，如果她不是生于巨富之家，也许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里的贵重和奢

华，不显山不露水的内敛含蓄，如隐世的高人在不经意间带出过往的风起云涌。靠着右侧的墙壁是整整一壁的书，整洁干净。厅里，书香、墨香淡淡袅袅，合着清爽的山风和竹叶的清气，说不出的舒适和安宁。

玲珑剔透的八扇水晶屏风前是一张紫檀靠椅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本书，静静地看着，仿佛不知道她进来，根本没有从书上移开目光看她一眼的样子。他长眉薄唇，清隽端庄。一身玄色的衣衫，头上只插着一支木簪，装束简单至极却透出一股凛然威严，寂寥沉静如巍巍古柏。他就是七势门的门主邵培？她以为会是一位老者，没想到他如此年轻。

她不敢贸然出声打扰，静静地站在门前三尺的地方，忐忑地等待他的发问。屋角的沙漏显示着无声无息的时光悄然流逝，她站得腿开始发软，小轩窗透进的朦胧日光渐明、渐高，从屏风的第一扇慢慢挪到了第三扇，他仍旧自如地看着书，仿佛忘记了她的存在。

突然，她的肚子咕噜了一声，她的脸开始发烫，羞赧得几乎要钻到地下。他终于放下书，抬起头来，“你为什么要入七势门？”他的声音似乎从山谷中传来，隐有呼啸的回声，竟有种摄人心魂的力量，让人情不自禁地肃然。

她忙道：“我……我听说七势门的弟子每月可领十两银子。”

他似乎有点不悦，蹙起眉头低哼了一声。

她有些汗颜，自己来七势门的理由的确很不上台面，可这的确是她的真实想法。一两银子只是她以前的一顿饭钱，可是现在，她却可以过两三个月。她低头，脸又开始红了。她这样说，他一定以为她是个贪财的人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司徒。”

他打量着她，道：“入了七势门，学成之后要为七势门效命三年。学成之日，会有千两白银买你的三年时光，三年里你对七势门要唯命是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七势门不是什么旁门左道、邪派魔教，自不会让你去做什么杀人放火之事。三年之后，是去是留都随你，你愿意么？”他神情淡薄，说到这些话的时候眸光没有一丝的波动，像是说吃饭睡觉一样平常。

唯命是从？三年时光？千两白银？这几个词在她的脑中一过，她早不是司徒家的大小姐，没有一技之长，没有容身之所，没有依靠之人，实在没有更多的出路可供她挑选。所以，她没有犹豫便立刻回道：“我愿意。”其实，没有选择没有退路也是件好事，会让人干脆利落、勇往直前。



他抿唇凝视着她，目光犀利如刀，似乎所有的秘密在他的目光下都无处遁形。她忐忑地低头，不敢迎视，心里满是不安和焦虑，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她？

静默中急切而不安的等待使得她呼吸亦如山风般簌簌有声，水晶屏风上的七宝风铃轻轻响了两声，他终于开口道：“你留下吧。”

她长舒一口气，欣喜油然而生。

他对着门外唤道：“商雨！”

门外的少年走了进来，低头抱拳道：“师父！”原来他叫商雨。

“将她领到朱雀院，和林西燕住在一起。”

“是。”

她连忙跪下磕了三个头，道：“多谢师父收留。”

邵培冷冷说道：“七势门和其他门派不同，你虽然叫我一声师父，其实你我不过是主雇关系，我付钱给你，你效命于我，希望这笔交易你我都很满意。”

“是，师父。”千两白银对她来说足够了。

邵培对商雨微微颌首，“你先带她下去安置一下。”

商雨看了她一眼，司徒却没有移动步子随他而去，只是拘谨而紧张地看着邵培。邵培略一挑眉，似是疑问。她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师父，我能先预支本月的银子么？我就预支三两。”她硬着头皮说到这里，已经惭愧得手指头都要红了。可是，她真的没有办法。

邵培打量着她的脸色，对商雨道：“你先借她三两银子。”

她心里一松，忙道：“谢谢师父。”

邵培目送她纤细窈窕的背影，然后转过身来。水晶屏风后转出一个高挑秀逸、气度雍华的年轻人，紫色锦袍，祥云盘蛟。他一撩袍角在紫檀椅上坐下，清雅如画，气定神闲。

邵培略一蹙眉，“你看中她？”

年轻人淡淡一笑，“她很合适。”

邵培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可是，钱是没有主人的。”

“不错，钱无主，易手如流水，今日河东，明日河西。可是她这样说，说明她很诚实。再者，她进屋来，曾打量过屋内的摆设，眼中明明露出惊叹，却没有刻意在某一件物件上流连。你看书时，她一直垂目静候，并没有再抬眼看一看这屋中的物件，更没有露出垂涎的神色，可见她是见惯了富贵的人。若我猜得不错，她眼下正处于困境之中急需钱用，倒未必是贪财之人。”

邵培道：“若论动机，仇恨倒比金钱的动力更大，我更看好林西燕。”

“林西燕的确是个可造之材，可惜她容貌平凡，日后跟在我身边，反倒容易让人生疑，猜测她的来历。而她么，美丽灵秀，容易让人误会是我的侍妾之类，更便于掩人耳目。”

邵培颌首，“不错，以你的身份，身边带个美人才显得合情合理。”

商雨带着司恬从修庐西侧的偏门进了另一座庭院，穿过月亮门，是一道巨大的影壁，气势雄威。影壁上五彩琉璃盘了七条飞龙，在云海中翻腾，张牙舞爪，栩栩如生。转过影壁，是一个宽敞的庭院，天井之中又各有四个院落独立，门匾上按照方位依次写着“青龙”、“朱雀”、“白虎”、“玄武”。

商雨在朱雀院门处叩了几声，门开了，一个女孩儿露出脸来，容貌端庄，和司恬年纪相仿，却没有少女的青涩和灵气，一脸的严肃冷漠使她显得有些老气横秋。商雨指了指身后的司恬，道：“林西燕，这是司恬，师父让你们住在一起。”

那女孩儿好像愣了一下，眉宇间有一丝不悦一闪而过。如果是过去，司恬一定看得出来那丝轻微的不悦，可是经历了世态炎凉，她对此已经烂熟于心。察言观色的本事，只有在一个人远离了无忧无虑之后才会水到渠成。

商雨领着司恬进了院落，独立的小院落里井井有条，回廊下种着花草，山上春晚，始绽初蕾，隐约可见来日的芬芳。院子正中一棵高大的菩提树，像一把巨伞笼罩着庭院，阳光斑驳，从枝叶间零落而下，像是细碎的小金叶子。一想到这里，她顿时有些汗颜，果然是穷疯了，连阳光都能看成是金叶子。

他领着她走进右侧的房间，指着屋子道：“这里就是你的住处。林西燕比你早来七天，住在隔壁，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去问她。”他草草交代完毕，转身就走。

她顾不得打量屋子，忙喊住他，“大师兄。”他回头看着她，神色似有些不耐。“那个……那个……银子。”她磕巴着说完，脸红不已，捏着衣角恨不得将衣角捏成铜钱。借钱这种事，她已经做了好几次，但每一次，她都不可避免地脸红羞涩。有些事可以习惯，有些事做过再多，也永远无法习惯，比如借钱。

他眉头皱了皱，简短地说道：“跟我来。”长腿一迈，就到了屋外。

她尴尬地跟在他的后面出了朱雀院，他径直走进了青龙院，她也跟了进去。

青龙院和朱雀院的布局相同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院子正中并不是高大的菩提，而是一座假山。假山的形状并不似平常富贵人家特意造出的高耸奇异，与瘦、怪、嶙峋、通透等风格都不同，是简单平拙。但一池清水绕着假山，机警的小鱼在水



里游弋，显得静中有动，拙中通灵。

他进了一间屋子，片刻后出来时手里拿着银子，像玩弹珠一般将银子拿在手里转着。果然是有钱人啊，对待银子的态度简直是浑不在意。他迎着她悠闲洒脱地走过来，宽阔的肩上落满了阳光，像个踏春的贵公子，举步间带着漫不经心的倜傥。

她看了一眼他手里的银子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他站在她的面前，并没有急着把银子递给她，反而眯着眼打量她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表情认真又严肃。这种情形下的沉默和注视，使她觉得自己要被他的目光给烤化了，心里泛起微妙的尴尬。

他终于开口了，极其慎重地说道：“司恬，你太胖了。”

她惊异地抬起了头，对上他晶亮的眼眸。长这么大，他是第一个说她胖的人。怎么会呢？她已经瘦到睡觉都觉得床板硌着骨头了，他居然还说她太胖！可是，他的神情一本正经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她疑惑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突然说起这个是什么意思。

他递过来三两银子，极其严肃地说道：“你要是再瘦一点，就可以钻进钱眼里了。”他的声音充满了遗憾，情真意切，还以一声幽幽的叹息，强调了自己的遗憾。

第二章 丢钱·借钱



司恬的脸色，立刻如胭脂轻抹。

他刚才就站在邵培的书房门外，一定听见自己来七势门的理由了，而且自己一来就找他借钱，实在很难让人不把她当成财迷。她想气、想恼，却无可奈何地承认他说得没错。是的，现在对她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钱。既然做出这样的事，又怎能不让人这么想！想到这里，些微的气恼瞬间烟消云散，算了，误会就误会吧。她也不去反驳，低头羞赧地看着他的脚尖。

她红云翩跹的俏丽脸颊，如明烛映照下的春睡芙蓉。他很满意自己一句话就有这样的成果，把她的手抓过来，慎重地放上三两银子。她勉强挤出一丝笑，“师兄，我会还你的。”态度非常诚恳，恨不得写个借据放他手心里，以表示自己还钱的决心和诚意。可是，他却无所谓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扭头就进了屋子，好像这三两银子已是无去无回。

她撇了撇嘴，转身从青龙院出来，在院门处险些撞上一个少年。他好奇地看着她，一双眼睛瞪得又亮又大，带着惊讶和惊艳，“你是谁？新来的？”

司恬惊住了，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，嗓子突然很堵。他的眼睛，那么像小岸。

“你不会说话？”少年笑嘻嘻地在她面前摆摆手，很顽皮。

她咽下嗓子间的哽咽，微笑道：“我叫司恬，是今天刚来的。”

少年呵呵一笑，“我叫齐扬。奇怪，师父不是已经选了一个朱雀么，怎么又选了一个？”

司恬正欲说话，身后传来商雨的声音，“师父的事是你能操心的么，你的七星飞雨针练得怎样了？”

她略一扭头，只见商雨抱着胳膊懒洋洋地倚在门上，眯着眼看着齐扬。

齐扬吐吐舌头，“大师兄，你一见我就问功课，比师父还凶。”



商雨冷着的脸立刻浮起了笑，对他招招手，“过来。”

齐扬走了过去，又回头对她笑了笑。她手里握着三两银子，心里已经急不可待，一转身出了青龙院，又折回到邵培的书房。还好，他还在，只是已经不再看书，他负手站在窗前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小轩窗前竹叶婆娑，几竿瘦竹探进细嫩的叶子，拂在他的肩头，他身材高挑，亦如墨竹般修雅。他应该一早就听出她的脚步声，还没等她走近，他头也不回就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她忙上前几步，小声道：“师父，我想下山一趟，马上就回来。”

他依旧没有回头，淡然答了声，“好。”

司恬没想到他居然如此好说话，连问都不问就一口答应，倒让她一愣。她想了想，又小心翼翼地补上一句：“我不会跑掉，我大概一个时辰就回来。”

邵培转过身看着她，居然笑了起来。他一身玄衣，淡泊清冷，突然展颜一笑，竟是说不出的和煦动人，似春暖花开，冰雪消融。他浅笑道：“丫头，七势门还怕你拐带三两银子逃跑么？”

她脸红了。若是以前，她一定不会这样想，也一定想不到这一点，因为以前，她从没为钱操心过，三两银子不过就是一件春衫。她从不知道钱可以让人的心生出许多可怕的念头，可以让人之间产生许多的隔阂和猜忌。经历了许多，她也变得有点多虑了。七势门财大气粗，的确不会担心她拿了三两银子就跑路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？邵培的浅笑让她很不好意思。她道了谢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
跨出山门，来时的石阶从上往下看，惊心动魄。她顾不得害怕，提起裙子就往下跑。腿很酸，刚下了百十来级石阶，她就累得气喘吁吁，可是一想到寄养在杨婶家的母亲和母亲那一吐就是一盆的血，她无法停步。

跑到一半的时候，她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年轻人。她情不自禁多看了他两眼，因为他身上的紫色长衫。她对紫色很偏爱，因为母亲说她肤色白皙明亮，穿紫色很漂亮，所以给她做了许多深紫、浅紫、粉紫的衣服。她穿上的时候，林一枫的目光总是格外的晶亮，似乎写着“赞赏”二字。林一枫，她摇摇头，不再去想那个名字。

从那人身边经过的时候，她闻见了一缕清淡的气息，很好闻，不是香料味也不是脂粉气，倒是某种植物的天然馨香。她匆匆越过他，径直往下跑。跑到已经遥遥可见山脚的时候，她长舒一口气，翘起了唇角。山脚下的山路拐角有个包子摊，她一定要买几个包子，好饿，那三文钱她终于敢花了。想到这里，她摸了

摸腰里的荷包，心不禁狂跳起来。荷包居然不见了，荷包里是她刚放进的三两银子和她舍不得花掉的三文钱。

她急得要疯掉，在全身摸了一遍，仍旧没有。她几乎要哭出来，立刻起身朝来路看去，触目可及的石阶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。她提起裙子往上跑，心里慌乱而慌张，一边跑一边看，可是找了半晌依旧一无所获。额头上的汗开始往下掉，她顾不上擦去，一边出汗一边发冷。

紫衣的年轻人从她身边经过，清淡的气息像一缕晨风。她心里一动，忙问：“请问公子，可见到一个荷包？浅紫色的，绣着荷花。”

那人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来，面容清雅，神色镇定闲适，却有种贵不可言的气势，是那种只有富贵荣华才能浸染出的风华气度。她眼巴巴地瞅着他，盼望他给她一个希望。几颗汗珠儿挂在她光洁的额上，像清晨的草叶上一夜凝霜而成的露珠儿。她的眼眸亮得惊人，水色莹莹。

他微一蹙眉，“荷包？没看见。”司恬有些绝望了，腿开始软。

他又问了一句：“是丢了钱么？”她点头。

他顿了顿，说道：“姑娘，这石阶上上下下跑着很累。你丢了多少钱？”

“三两银子。”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从袖子里掏出一个荷包，说道：“我这里有三两银子，姑娘先拿着用吧。”

她连忙摆手，“多谢公子，我不能要。”

他笑了笑，“姑娘，你从七势门出来，想必是邵门主的弟子吧？我和邵门主私交甚好，这银子算我借你的，回头你将银子还给他就是。”

司恬喜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他微微颌首，“真的，我还会骗你一个小丫头么？”

“多谢公子。”

她已经顾不得客气，虽然很不好意思，却很动心于他的提议。

他递过了一只金色的荷包，荷包下的手指修长白皙，像是从没做过活，就像半年前她的手指一样干净而秀气，如上好的净白瓷、温润的羊脂玉。她无法拒绝，接下了荷包。

“我随身也没多带银子，这里还有一块玉佩，姑娘若是急着用钱，可去典当，来日一并还我就是。”他又递过来一块玉佩，一看就是上好的翡翠。

司恬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多谢公子，三两银子足够了，足够了。”她转身就急